



口伊12

991

3



東萊博議卷之三

○葵丘之會

田處僖公九年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貽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諸侯盟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遺

伊12
991
卷3



評註以期字立說與前篇待字相類謂治以有期而成亦以有期而害威公本期于伯至葵丘之盟而所期遂矣故其心滿足而寢以衰焉期字是一篇血脉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強期於強不有以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趨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汎然而議卒然而行忽然而罷汗漫荒忽無所歸宿者是豈足與為治哉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為治之先亦或為治之害自期於強者

王濟之
曰鍾欽
贈博

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霸不可得也自期於霸者至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強而止於強霸而止於霸是特安於小耳雖不足肩盛世而追遐軌然下視弱國陋邦所獲不既多矣乎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未也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於強必不能保其強也霸而止於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定之地乎齊威公拔管仲於繆囚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遽以霸功相期何其壯也所期既立左國右高前

鍾伯敬曰寫伯者得意光景如畫

鮑後隰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夙興夜寐淬厲奮發以赴君君之所期至於葵邱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壝幘張燎舉有司戒期駢圭交為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威公降階遵廷下拜王命興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佩衝牙之音鏘如也降寵榮光焜耀在列申以五命之嚴永以載書之信明約顯命若挾河漢而轟雷霆區區曹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膏車秣馬奔走道路恐

王元美曰至此言期滿之害文字有次第

午後至之誅五霸莫高於威公而威公九合之盟葵丘之會實居其最一時文物之盛騷人墨客誇談拾語至於今不衰嗚呼威公素所自期者及葵丘之會悉償所願滿足無餘種之累年而獲於今日信可謂不負所期矣所期既滿其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衰近以來宰孔之譏遠以召五公子之亂孰知盛之極乃衰之始乎吾嘗譬威公之功業葵邱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月也浸長而浸盈葵邱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浸缺而浸盡蓋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倘安能復增乎其矣人心之不

可滿也威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
滿也使威公所自期者不止於霸詎肯至霸而滿哉威公
之罪在於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而暴而沼益
酒暴而危翻沼之所受有常限危之所容有常量人之所
期有常願踰其限過其量塞其願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
滿矣我不為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為危何憂乎千釀
之醴威公素不以霸自期則下視霸功亦蚊蟻之過前耳
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小也進霸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
期無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曰王道果可息則堯之兢

曰至
王天

兢舜之業業湯之汲汲何為者耶

○衛侯遜位激民

袁中郎
曰東萊
文字每
欲曲終
奏雅

出處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蒧園衛侯以國
讓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眾不可
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
于剡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泚化成何曰
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
敢泚化按衛君之手及擁衛侯怒欲叛晉次於郊太
夫問故公以晉詭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故小嗣

○按衛
人上當
有我能
之四
字

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朝國人
使王孫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
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評註衛之賢君避位激民而能滅邢叛晉者以君臣
之機一有感觸則不可禦故也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力
之所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然也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
侮是心安從生耶兄弟之愛天也鬪鬩之時其機伏而不
見初未嘗亡也一旦且遇塗人之辱以動吾之機是機一發

魚濬園
曰談理
真切

豈薄忿細怨所能遇耶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
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狃之小智藩之封繫固密
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觸焉其機立應製其狃決
其藩固有破百年之人偽於一息之間者矣唐之代德何
如君也昏庸猜虐民困其暴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
及在播遷流離之中用柳伉陸贄之言貶損自責以感發
天下君臣之機真機既生森不可禦向日之抑塞向日之
殘酷向日之橫斂向日之征徭後機一衝前怨咸息愛君
之外舉無餘念疾首痛心爭先赴敵不越月踰時而歸一

揚用修
曰天人
二字正
王伯之
分

君於故都祀唐配天不失舊物暫動其機效已若此况其
機素明者耶衛國之君用兩此機文公以邢狄之侵避位
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前而終能滅邢靈公以晉之侮亦避
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後而終能叛晉是非樂於自屈也
不屈已於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文公固賢主若靈公豈
素撫循其民者耶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非為靈公也靈
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雖然動天之機者
不可雜之以人狄侵晉侮非有陝郊之危奉天之急也而
文公靈公張大其事甚已之辱而起民之怒其動民之本

既雜而不純矣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人機亦隨馴致人
患公孫彌牟反竊是機以拒出公非動其機者不端詎不
是耶以人蔽天猶可也以人亂天不可也蔽者其天尚存
方開之以天而遽投之以人本原汨亂吾不知其何時而
能去也

釋義陝郊奉天代宗以吐蕃入寇出奔陝州德宗以朱
泚之亂出幸奉天

○梁亡

出處僖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士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評註謂天理常在人心欲中如梁伯之好土功罷民不從乃虛張外寇以脇之蓋其心自不以為是也欲心方熾而憚心遽生是豈非天理之真在乎

天下之不容泯者天理也登唐虞之朝者舉自皆德政陪涖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縱橫交錯無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果何自而窺天理之真在哉至於居橫逆淫詖之中天理間發豈非是理之真在歟我生不有命在天人

○其一
作真

孫月峰
曰尺一
句使握
定題要

皆知紂之託辭也然天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紂之口哉無道而無道人皆知跖之託辭也然道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跖之口哉紂身與天違而口忽言天跖身與道違而口忽言道噫不如此何以知是理之果不可忘歟梁伯溺於土功罔民致寇自速滅亡其罪固然矣吾獨於罪之中而知天理之所在焉人皆以罔民為梁伯之詐心吾獨以為梁伯之良心世之論良心者歸之仁歸之義歸之禮智信未有敢以詐為良心者名詐以良心豈有說乎曰詐非良心也所以詐者良心也梁伯之版築其自以為是乎

汪伯玉
曰機學
送客

鍾伯敬曰得循循人

其自以為非乎如自以為是必不待罔民以某寇將至也必不待罔民以秦將襲我也惟其心慊以為非恐民之不我從故虛張外寇以脇之耳嗜版築而不已者心之私也慊版築而不安者心之正也詐固非良心慊獨非良心乎以是知天理常在人心未嘗須臾離也欲心方熾而良心遽生孰導之而孰發之乎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使聖人迎其善端推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奈何下慊友生而遽繼以詐自起自仆良心安得而獨勝乎是知與

唐荆川曰文有脫語句灑

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而不能消背之而不能遠不繼之則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人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用人祀神

出處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雖之社于漁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十一年楚子滅蔡

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評註無間則仁有問則暴幽明物我本同一體宋襄季孫楚靈之徒不知此理視幽明物我為有問于是使已而媚神媚神而殺人淪於殘忍暴虐之為也

王元美曰不就殘忍立論但曰有間無間字字從性命上得來

無間則仁有問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有問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幽明也物我也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喜同一喜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判而為慘

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為盈虛予奪是非損益之理散而為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間也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為一體不見其有可傷之地也既傷於民亦傷於身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合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間焉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已之聞焉遂以為苟便於身何恥乎媚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以妄傳妄以為傳偽然後淫誣妖誕之說興然後君蒿悽愴之

鍾伯敬曰以通塞申論其間更致着透

妖作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然後覺塗剝剔之亂生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蓋有戎狄禽獸之所不忍為者非天獨賦以酷戾狠逆之性也私已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又從而譏之曷若求其為暴之原而滌之乎天下之理有通有塞其通耶八荒之外六合之內幽明物我不見其間孰非吾仁其塞耶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為念然毫芒之差藩籬限焉發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駛奔雷走霆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

孫月峯曰淵微之極

用人以祭祀之神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其視宋襄公以太相過乎通者仁之門也塞者暴之門也是故欲仁者不于其仁于其通去暴者不於其暴於其塞

宋人圍曹

出處僖公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入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評註謂王道本無速成之効春秋以來伯者始以僥

唐荆川曰何等
雋秀喻王

倖而收旦夕之功宋襄公厭王道之遲鈍而欲竊其
焉故子魚舉文王之事以諫而能止其伐曹之師也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焉而食食焉而
繭繭焉而縲縲焉而織歷數月而後得帛凡蠶者皆以為
同然不聞厭其遲也耕焉而種種焉而耘耘焉而穫歷一
歲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為同然不聞厭其遲也身修而
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階一級豈可
妄躐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厭其遲者也見倚市門者
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蠶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

孫月峯曰入本
題上句
又曰本
勢縱橫
極矣然
觀其步
驟却又
按建而
馳

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
其遲矣功利之說興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競收富強之
效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是宜子魚
舉文王之事而終不能止宋襄之師也儒者之論曰蠶而
帛農而粟身而治正也不以蠶不以農不以身雖得利如
不正何嗚呼小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蠶
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既享其治何恤乎不身
之名為是論者豈足以梃小人心哉盍反其本矣天下
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為之織也天下之所

丘瓊山曰觀此則王伯之分不啻天淵之名言高論千古不磨

以有僥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爲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耕織焚其機谷其未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粟帛皆將凍於家而餒於塗矣彼僥倖而收功利豈真其力哉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向若聖人皆效後世之欲速覺其根涸其源以爭旦暮之利則木經大法殄滅無遺人之類滅久矣雖有欲速之心何所用哉然則後世共詆薄以爲遲鈍迂闊者乃其所恃以生者也無賢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彼其相戕相賊歲消月鑠而戴髮含齒之屬終不可盡者

鍾伯敬

曰臨去又一轉有餘不盡無限烟波

意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專在於聖人乎曰不

隨叛楚

出處僖公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同穀於莒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

評註摘出左氏不量力一語以立論謂隨不能自彊其國假使量力自保豈能禁楚之吞噬是則量力一語反所以墮天下之力也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

弱者強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
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後之為國者終歲憂敵之強而
未嘗一日憂我之弱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
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誰敢侮之哉以隨之陋而
鄰於楚以隨之君臣而與楚成子文抗其強弱愚智判然
矣隨非惟不知自憂乃不自量其力怒臂當軼以蹈禍敗
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
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左氏之意以謂
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知力不如楚其

矛鹿門
曰轉語
極佳

處退怯則禍何由至哉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
敗由已而不由人也見伐者雖在人無致伐之端者顧不
在我乎嗚呼信如是說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已也畏楚而
不敢先動者固出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
乎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
有民人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陋
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隨雖量力自
守恪遵信約疆場有讐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然則隨雖自
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隨也左氏

王元美
曰立言
愷切

鍾伯敬曰若孟夫子強為善而

○所一
作以
能誦善敗由已之言而止耳孰知善敗由已之理乎天下
之事未有不由已者善者已也極其善則為堯舜禹湯者
亦已也敗者已也極其敗則為桀紂幽厲者亦已也前無
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侯果知此理則位
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已况區區之楚何足畏乎左氏謂畏
楚為量力不知適所墮天之力也古人之所謂量力者蓋
有說矣養而未充也為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
而未敢輕動焉所憂固在於已而不在於人也養已充為
已成修已備有所不動動無敵矣苟以齷齪自保為量力

已則兩盡之矣

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陸
天下之力者非量力之論歟

○宋公楚人戰于泓

田處儋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宋人為
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
國爭盟禍也秋諸侯會宋公于孟于魚曰禍其在此
乎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二年宋公伐鄭子
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一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云云。二十三年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評註謂宋襄之愚尚不能料目前之事况能知帝王之兵乎論者謂宋襄以帝王之兵取敗豈不過哉

○公三
作君
揚用修
曰攻擊
舒徐有
度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效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帝王之兵為不可信果哉說之遽也宋襄君子宋豈不知宋之弱迫于楚豈不知楚之強今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為盟主欲屈強楚之君子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威之霸宋襄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視信義與齊威孰愈壤地與齊威孰愈兵甲與齊威孰愈齊威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

料事一矣孟之見執幾不免虎口僅而縱釋曾未閱時遽忘前日之辱尚敢稱兵與楚爭鄭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所共曉况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若藏若沒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之疎即可見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知其必敗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贖者之誤評角宮遂欲并廢太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于用兵矣德不能服

王洛之曰數語破盡迂腐之障

○從嘗用作徒

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猶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見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為文王不是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

○推一作推

王聖俞曰抑揚得辭一無之字

復伐之因壘而降其言薰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
王之本心至于泓之戰諫宋襄之辭發揚激烈奮起勁悍
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真
學文王者也知于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
王矣

焦澹園曰學文王不與宋襄而與子魚所謂善學柳下
惠者無如魯男子深得脫胎換骨之法不待辨論而公
羊之說自屈尤見筆力之高也
○魯饑而不害

田處傳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不佞曰
非早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
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
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評註左氏意謂旱在天備在人是判天人而二之也
殊不知天者人之不能外旱固天也臧文仲所以諫
僖公所以從早備所修無往而非天也而謂人事之
修無預於天可乎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日月星辰

東坡志林 卷之三
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為吾知崇善德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烏知之哉以湯之時而天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暴而天稔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相預耶自世俗之說行人始離而不合矣魯僖遇旱而欲焚巫覡其陋已甚賴從文仲之諫亟修旱備是歲饑而不害詳考左氏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以謂旱在天備在人泉枯石燥

土焦金流人固無如天何修城節費務穡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天之所為也不害者人之所為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之天耳抑不知天大無外人或順或違或向或背徒為紛紛實未嘗有出於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果何適而非天耶左氏謂修旱備無預於天抑不知文仲之諫自何而發僖公之悔自何而生旱備之修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無動非天而反為無預於天可不謂大息耶善觀天者觀其

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王之方疑周公其天固嘗蔽也
及雷電以風成主肅然祇懼與召公太公其啓金縢之書
始信周公之勤勞是成主胸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
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然後知天意之回耶待
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公太公之爲
知也

○成風請對須句

田處僖公二十十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
鵠與有濟之祀邾人滅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

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猶夏
禍也若封須句是崇醇濟而修祀紿禍也

評註謂文武之澤入人之深雖成風以下女子而發
言不捨周室禮曰周禮禍曰周禍周禮之說人或知
之邾人滅須句不曰須句之禍不曰魯之禍而曰周
禍春秋之時知此說者成風一人而已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至於世遠猶相與誦說歌詠
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餘也出於故家遺老
之傳者俗之餘也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治之餘也習其

茅廊門
曰祐曲
者皆與
名教攸
東萊
固有功

教漸其俗思其治嚮望懷想而不能自己亦其勢之當然
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其視先王之道果何物耶蓋嘗觀
詩之變風往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綠衣莊姜之詩也
泉水衛女之詩也柏舟共姜之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之詩
也其辭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勁而不怒藹然文武周公之
遺澤在焉是孰開之而孰誘之耶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
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治之外者矣不然則婦人女
子豈告語之所可及防範之所可率哉成周之澤至於使
婦人女子不能妄則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是豈一朝一

于聖學
矣

夕之故哉成風請救須句特以親昵而發蓋人情之常不
定深道然其言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禮
也成風以下女子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非文武周公之
遺化潛中其心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
吾嘗細繹成風周禮之說如仲孫湫韓宣子知之者代不
乏人至周禮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
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平王之東降於列國異政殊
俗各私其私曰天禍晉國者晉人自言也未聞在晉而言
周禍也曰天禍鄭國者鄭人自言也未聞在鄭而言焉禍

東萊傳義

鍾伯敬曰不作別解只就周字播弄句抽而味長蓋一作蓋

也成風請救須句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實魯之福庶幾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言周何耶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為不道剪滅周之須句則為周之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亟救之耶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君子蓋為之歎息焉

釋義閔公元年齊仲孫湫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昭公二年韓宣子曰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

秦晉遷陸渾之戎

辛有周木天

出處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評註辛有見伊川之被髮野祭而預料遷戎之事於百年之前可謂知幾矣然當被髮野祭之時其地雖華而人則夷矣豈待陸渾既遷而後為夷哉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幽也以

薛方山
曰字字
詳確

凌季默
曰絕不

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
納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召未
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為伊洛萬國莫先焉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
和也自伊洛而俯視夷狄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使風俗隳
壞何至遽淪於夷狄乎辛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為我於
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抑有由矣曠
百世而相通者心也踳百里而相合者氣也伊洛之民雖
居聲明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在於太荒絕

作支難
膚淺語
所以為

楊用修
曰又推

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為陸渾之遷
既為沮澤滌水自歸既為夷俗戎狄自至辛有所以能預
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間由隙地散在九州者尚
多也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
之他焉是豈嘗擇而處之哉風聲氣習自相感召默而趨
之潛而驅之蓋有不能自己者矣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
不徙陸渾非能居不得不居罪在此而不在彼使在我無
召戎之具彼胡為而來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然其言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吾以為猶未盡也善惡無定位華

進一步
其見東
萊識九

袁中即
曰奸證
左
又曰結
語簡厭
峻屬

夷無定名一渝禮義應時戎狄彼被髮野祭之時固已為
戎矣待百年而始為戎乎陸渾未遷之前戎狄其心者也
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為
亂華之始不知伊洛之為戎久矣豈待豳魯其服寫盧其
居徕僞其語然後謂之戎哉十九年北海之濱未嘗改赫
武之漢也彼承乾未離唐宮而已突厥矣天下之可大者
莫大於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釋義晉帝納魏晉高祖石敬瑭求援于契丹以敗唐兵
遂約為父子

承乾唐太宗立承乾為太子承乾使官奴數十百人皆
音聲學胡舞椎髻剪練為舞衣又選貌類胡者披以羊
裘辮髮設穹廬自居承乾身可汗云
子圍逃歸

出處僖公二十二年晉太子圍為質於秦將逃歸謂
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
歸不亦宜乎賈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
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評註責嬴自為苟免之計而不為子圍忠謀

王元美曰戰得盡情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鄰謀於鄰者不若謀於家非遠慮而近智者愛淺者其慮畧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問焉而不对叩然而不應者則有之矣家人婦子則不然同分義均休戚內無所隱故其情真外無所飾故其語真以真遇真懇欵惻怛往往得利害之真焉彼家人婦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智者之畧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愚有所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忍耶異哉嬴氏之于子圍何其親則同室而情

則塗人也當子圍逃秦而歸曾不為之反覆訂議遽生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身又自詭不世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為僥倖苟免之計苟免固賤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害焉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義不足以全子圍又何足以全其身哉此嬴氏所以始欲苟免而終不免於二嬖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况子圍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耶使嬴氏當子圍之謀歸易辭以對曰子淹恤於秦者非他所以合秦晉之

東坡博議 卷之三

七

鍾伯敬曰語不獨用意妙文亦在左國之上又曰嬴氏所差者二變也繼子國非歸亦未為不是

交也今不忍數年之不燕而蔑棄敝邑若二國何寡君有社稷之事不得以身服役使賤妾得待巾櫛子介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為此言則子圍憚嬴氏之告必不敢與逃遁之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不至為子圍之害秦伯顧嬴氏之愛必不入重耳之策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全乎嗚呼嬴氏果知出此則可以成父之志可以解夫之禍可以盡婦之道可以全已之節可以續惠公廢絕之祀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訊一舉而數利得使嬴氏少致思焉則何憚而不出於此也思之苟生

孫曰孫可發

於情之疎情之疎生於義之薄土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霖鐘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膳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然則嬴氏之不能謀豈在於子圍逃秦之時哉

魯果邾不設備

田處僖公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與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峯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評註僖公為居所移上視大國則畏下視小國則驕以驕心而待邾故不設備而取敗也

鍾伯敬曰造語新而古

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未交兵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而僖公卑邾不設備卒以取敗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以有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魯乎吾嘗論僖公之為君納莒拏之俘受葛盧之朝警然軒然自處於眾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走於葵邱之會周章於踐土之盟惴然眇然自處於眾人之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盛夕衰何其多變而無

特操耶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然也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國之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召魚門之辱歟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箴僖公之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原也僖公受病之原安在哉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為驕易地而居介莒則將變驕為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忽小國者非僖公也亦魯也僖公不以已為已而以魯為已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

汪伯玉曰
能品
○能一作典

之豈非為居之所移乎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衿衣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所移而舜未嘗為居所移也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庶其有瘳乎

○成得臣郤獻子

出處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師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之為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責仕其人能靖

豕解也

者與有幾○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克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至請伐齊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豕乎乃老而郤獻子為政評註人之忿怒無涯國之權位有限先王以權位為忿怒之臣防也今子文推令尹之位以塞得臣之忿范武子授晉國之政以逞郤克之忿是授以資而成其惡忿怒一字斷一事甚的當不可移易

凌季默曰先立正義後面反覆辨駁又有格勢

多而不可滿者慾也鏡而不可極者忿也治慾之法有窒而無開治忿之法有懲而無肆或者曰饑止於食渴止於飲慾者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嗚呼為是說者是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滅之祇益其熾也夫薪者火之資也權位者忿慾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寧有是哉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何人而無欲何人而無忿忿慾之興局於無權無位而不得展足將行而駐手將舉而礙有谿壑貪林之慾鬱勃炮燔之忿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而止回則自趨於善矣天下之馳騫於忿慾

唐荆川曰此南華所謂以入國

而不知反也先王固未嘗與之爭也嚴吾權位之巨防忿慾者窘於無資志衰力怠道窮途絕俛俛然而無所歸雖吾不使之趨於善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然則權位者真先王閉忿慾之巨防也歟惜乎先王以是為忿慾之防後世乃以是為忿慾之資何其反也楚成得臣有功於陳子文推令尹之位以塞其慾晉卻克既辱於齊范武子授卻克以政使還其忿噫令尹豈賞功之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忿之具歟楚非置兩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如之數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

為僥倖者也

鞏字一本誤分作安革二字

以與之晉之行人見辱者多矣解揚之見執於宋韓起羊舌肸之見挫於楚如與郤克並發於時則晉師亦將東馳西逐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甚矣子文武子之不愚也將以飽其忿適以滋其忿將以散其忿適以張其忿使得臣之忿與位俱長嗜勝不止迄至城濮之敗使郤克之忿與位俱長狂鞏之勝忿不思難至忿質齊侯之母得臣之忿得子文之位而盛郤克之忿得武子之位而伸君子不能救人之忿忿則已矣安可假其資而成其惡乎雖然武子猶未足責也彼子文靖國之語一何悖耶凡人爵不足

袁中郎曰今之為功者大都不出斯言一斯言一出斯言一韓起謬言者誤宣子羊舌肸字叔向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

以酬功慊之者固多矣若遽作不靖危其國家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子文之言何概以盜賊小人待天下耶斯言一出人臣之立大功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屠戮是功者身之賊也以是位而答是功不問能否使播其惡於民是功者民之賊也既立大功自謂居危疑不賞之地而奸謀始出是功者國之賊也一有大功則為身之不幸位之不幸國之不幸孰敢以功業自奮耶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釋義解揚宣公十五年楚子困宋解揚如宋使無降楚

楚子曰
晉吾仇
敵也若
吾以韓
起為閣
以羊舌
所為詞
官定以
庶晉

鄭人因而獻諸楚

晉懷公殺狐突

出處僖公二十三年懷公命無從亡人亡人重耳也
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
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任父教之
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
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
君乃殺之卜偃曰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
有矣

評註謂諸臣之從重耳者艱難困苦如彼居晉國者
富貴安樂如此今寧從彼而不從己是己之德不足
以致入也懷公不能以入觀己而殺人以逞其可乎
明於觀入暗於觀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末者不
能自見其睫舉于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矣己之難
觀也人皆知以己觀己之難而不知以人觀己之易因人
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觀孰切於此者乎晉
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入徒責人之不從己殆未嘗以入
而觀己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耳特一亡公子耳狐趙之

此一篇
主意

孫月峰曰下句

掉轉文法靈甚捷甚

又曰亦麗亦潔

丘瓊山曰能作如是觀雖愚必明矣

徒出從重耳，陷狄，困衛，逃齊，脫楚，人不堪其憂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不堪其辱者矣。風飄雨緘，過都歷邑，人有所不堪其勞者矣。使其舍重耳而從懷公，則閭里歡迎，姻族畢至，擊鮮醢酒，舒發故情，此天下之至樂也。高軒華轂，豹飾羔裘，前趨後陪，光生徒馭，此天下之至榮也。堂宇靚潔，自公退食，體胖心廣，四顧無虞，此天下之至安也。懷公盍亦以人觀已乎？從彼者，憂如是，辱如是，勞如是，而狐趙輩乃就之而不辭；從我者，樂如是，榮如是，安如是，而狐趙輩乃棄之而不顧。則德之優劣，厚薄不待言而可見矣。

○一本誤脫其

棄榮十

八字

○一本

誤脫道

德之榮

見矣。懷公盍亦因此自反，曰：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也。狐趙之徒，所以崎嶇從重耳者，豈與人異情哉？其棄樂而就憂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憂也；其棄榮而就辱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辱也；其棄安而就危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危也。況吾以晉國之大，而增修其德，則人之從我者，既有道德之樂，又有名位之樂，既有道德之榮，又有名位之榮，既有道德之安，又有名位之安。重耳無我之所有，而我所有，重耳之所無，而我所有，無之相形，人將不待招而至矣。此猶為懷公而言，非論之至也。德之休明，桂海冰天，荒

區絕域將秦琛重譯而皆來臣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數
僕役哉陋矣懷公之褊也懷公肆其褊心不知反已徒殺
人以逞使在外者絕向我之意而堅事讎之志計無失於
此者矣雖重耳老安於外彼毛偃挾不戴天之讎思欲一
逞豈容重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
非狐趙也懷公也

袁中郎曰結語悠然有餘韻

○賦詩

出處凡數十條皆左傳所載賦詩之事今以文多不

復錄

○錄一

評註謂詩出於人心之大機非可以義例訓詁而
此人心之全經也春秋君臣因事賦詩斷章取義以
神遇而不以言求可謂善用詩者矣此篇發明有理
趣蓋深得詩中之意味矣

至理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斷編殘簡呻吟諷誦
越宿已有遺忘至於塗歌里詠偶入吾耳則雖終身而不
廢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真於遇也理有觸於吾心無意
而相遭無約而相會沛然自生雖吾不能以語人况可以
力求乎一涉於求雖有見非其正矣日用飲食之間無非

○正字
下二有

矣字

至理惟吾迫而求之則隨得隨失研精極思日入於鑿會
不知是理交發於吾前而吾自不遇是非不用力之罪乃
用力之罪也天下之學者皆知不用力之害而不知用力
之害亦知力之不足恃盡黜其力而至於無所用力之地
則幾矣二帝三王之書儀文孔子之易禮之儀章樂之節
奏春秋之褒貶皆所以形天下之理也天下之人不以理
視經而以經視經剝剔離析彫績疏鑿之變多而天下無
全經矣聖人有憂焉汎觀天壤之間鳥鳴於春虫鳴於秋
而匹夫匹婦懽悲勞佚喜怒舒慘動於天機不能已而自

至文恪
曰孔子
以一言
而蔽三
百正此
意也

泄其鳴於詩謠歌詠之間於是釋然喜曰天理之未鑿者
賴有此存是固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也遽取而列諸書
易禮樂春秋之間并數而謂之六經羈臣賤妾之辭與堯
舜禹湯文武之格言太訓並列而無所輕重聖人之意將
舉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經使學
者知所謂詩者本發平閭巷草野之間非可格以義例而
局以訓詁也下吟下諷聲轉機回虛徐容與至理自遇片
言有味而五經皆冰釋矣是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
經之支離也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

茅鹿門
曰讀此
覺前
言
可
疑

東坡詩義

世三

元黃
一作驪
黃

乎蓋嘗觀春秋之賦詩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意傳於肯綮毫釐之中跡異於牝牡元黃之外斷章取義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區區陋儒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敗春秋之時善用詩者蓋如此火於秦雜於漢別之以齊魯汨之以讖緯亂之以五際狹之以專門銖銖而析之寸寸而較之豈復有詩隱安得春秋賦詩之說語之

五際前
漢翼奉
傳詩有
五際註
引詩內
傳曰卯
酉午未
戌也陰
陽際會
之歲也

釋義齊魯仲尼既歿詩分為四申公為魯詩轅固為齊詩燕韓生為韓詩毛公為毛詩各行于世

專門傳
者各守
其師之
說

識諱漢五經皆有緯書雜言圖讖之事

禮至
大夫
衛

○衛禮至為銘

出處僖公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一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評註謂禮至行詐以滅同姓其惡大矣然禮至之惡非以銘諸器而不泯實以載於左氏之傳而不泯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

泐音勤 破裂也 汪伯玉 曰妙喻 曰快心

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其所託者未必
真可恃也一得其託不銷不泐視古今如旦暮者果何物
也曰君子之論是也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日新之銘
者託於大學也天下不見周之量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
於周官也是則銘託於湯盤者反不如託於大學之堅銘
託於周量者反不如託於周官之固君子之論其可恃豈
金石比耶善託於君子之論固不朽惡託於君子之論亦
不朽衛禮至行險僥倖戾入而滅之國恬不知恥反勸其
功於銘以章示後世人皆以禮至之惡因金石而遺臭萬

袁中即 曰送客 有致

專當作 傳 敦音對 禮器也

禮至之 惡本作 孔聖之 惡而曰 孔垂禮 至字者 大謬 〇忘一 作忘者 非矣 王文恪 曰立議

年也抑不知禮至之惡雖因金石而專不因金石而遺自
今而求禮至之所銘者鼎邪鐘邪敦邪鉶邪而已滅已沒
化為飛塵蕩為太虛無絲髮之存矣器物不存則銘不存
銘不存則惡不存然禮至之惡播在人口初不隨物而朽
昔是以知禮至之所以遺臭者非金石也君子之論也使
幸而不為左氏所載則銘亡而惡亦亡矣豈至於今日猶
為人詆訶而已耶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
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華門圭竇之間而
老奸巨猾心喪膽落者恃此權也遇伯樂者駑駘之不幸

東坡詩集卷之三

廿五

大有功于春秋非空言也 孫月峰曰不刻人骨龜不巳 草鹿門曰此下轉已不勝淋漓感慨未再一轉傳也幾下

遇匠石者，擗櫟之不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是舉衛國之嘲哂，不如左氏一字之辱也。禮至之辱，雖他人代之，汗顏泚頰，然至曷嘗自以為辱哉？想其顯書深刻之時，未必不願君子之紀錄也。以辱為榮，其無愧而不知恥，蓋不足多責。吾竊怪戰國秦漢以來，用兵者反覆狙詐，大率皆禮至之比，不特其人自矜其功，而作史者亦從而容美頌歎，之以誇示來世，甚矣風俗之日薄也。春秋之時，有一禮至者，人固已指為異物，特書之以為笑端。孰知後世為禮至者，將千百而未已耶？又孰知後世執筆而記之者，亦禮至之

矣矣 徒耶甚矣風俗之日薄也

○周與晉陽樊温攢茅之田

田處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有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三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評註謂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未有身不存而氣能獨存而者婁敬謂周之衰非德之薄乃形勢之弱固為妄論而襄王不許晉文之請隧寧割地以與之意謂可恃者在德而不在形勢則是不能守身而徒欲守氣無是理也此篇議論精當可以破在德不在險之說

言周秦之強弱者必歸之形勢其說蓋始於婁敬之言曰周公營成周都雒以為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

揚用倫

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

必求其

天府論周秦之形勢者皆宗於敬吾獨謂敬所見者特平

與俗見

成康之周也文武成康之周哉敬之所謂秦乃文武

一有故

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者蓋皆周之形勢當是時安得有所

謂秦邪

迫至平王東遷輕指岐豐之地以封秦遂成秦之

強是秦非能自強也得周之形勢而強也秦得周之形勢

以無道行之猶足以雄視諸侯并吞天下况文武成康本

之於盛德輔之以形勢其孰能禦之邪是天下形勢之強

王聖俞
曰論形
勢合德
深見
王之大
但不可
為有德
道也

者莫周若也敬何所見而遽以弱名周邪敬論周之形勢
既謬其論周之德益謬形勢與德夫豈二物邪形勢猶身
也德猶氣也人未有恃氣之充而置身於易死之地者亦
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國於易亡之地者王者之與其德必
有以先天下其形勢亦必有以先天下文武成康之德不
下莫如也岐周豐鎬之形勢天下亦莫如也隆其德而殺
其形勢烏得為王者之道邪陋矣哉敬之論也是論也非
特敬為然雖周之子孫莫不皆然晉文公既定子帶之難
請隧以自寵襄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

亨鹿門
曰此辯
明甚

鍾伯敬
曰寫得

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襄王之意以謂
吾周之為周在德而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世
守之不可一毫假入至於區區土壤吾何愛而以犯強國
之怒邪抑不知隊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
惜禮文不以與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
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二而墮其一二烏在其能守王章
邪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披其肩背斷其手足自謂能守
氣者吾不信也嗚呼周自平王損岐豐以封秦既失周之
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猶恐難立豈容復有所

東萊博議 卷之三

廿八

可憐

原曾原
憲曾子
也

唐荆川
曰補此
一民方
周到無
遺議

侵削邪奈何子孫猶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界鄭明日割滎
泉界號文武境土歲朞月耗至襄王之時鄰於亡矣又頻
捐數邑於晉時棄糧於陳蔡之間揮金於原會之室果何
以堪乎周之湮替至此見之者皆為之憫惻晉文乃忍於
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亦猶奪糧於陳蔡之間攫金於原
會之室其亦不仁甚矣晉文獨非周之苗裔邪坐視宗國
之危蹙不能附益反從而漁奪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議
者反屑屑然論其伐原之信問守之非何其捨本而求末
也雖然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賞之繁纓夫子以為不如多

議論也
錫折衷
仲尼文
字注洋
可驚可
愕且一
難一解
語不費
而意自
折真木
手筆

與之邑隧之於繁纓不亦大乎襄王重隧而輕邑適舍夫
子之訓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王非則夫子亦非必居一
於此矣曰不類仲叔于奚內臣也雖多與之邑猶衛地也
晉文公外臣也朝受圖而夕設版矣是不同

○鄭子臧好聚鷓冠

田處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
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評註謂子臧朋附子華為鄭伯所惡雖以相去十年

之夕數百里之遠一聞鷓冠之後遂從而殺之蓋鄭伯怒子臧之根藏於會中特因冠而發耳根字是下篇血昧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鄭世子華以責國誅其弟子臧由奔宋境坐鷓冠而死當見殺之時去子華之誅殆將十年而宋鄭之封疆亦不啻數百里也况鷓冠之後得之道路之傳其在鄭伯初無損益聞之非所怒也怒之非所殺也今一聞鷓冠之後必置之死地何喜怒之不類邪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耳鄭伯殺子臧之根固

注伯玉曰此其

正解

已萌於朋附子華之時矣以國君面誅一亡公子如狐豚腐鼠何所不可乃淹遲而不發者非有所待也時移地移鄭伯固已忘其怒也怒雖忘而怒之根不忘未與物遇之時固伏匿而不可見及鷓冠之傳忽動其根前日之積忿宿憾一旦如新非翦滅其身不足以逞其毒此所以罪之小而怒之大也不然則冠鷓未必不附於孔門貂蟬未必不貴於漢室聚鷓為冠豈有可怒之實邪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而不在冠也嗚呼鄭伯之怒子臧根於

鍾伯敬曰用鷓招映帶鷓字文開纖巧法門又曰笛鈴二喻

濃艷而
雋可謂
東來別
調

注伯玉
曰此其
本意

一念雖事在十年之前而身居數百里之外終不能免吾
以是知怒之不可藏也然則子臧雖欲遷善改過而鄭伯
之怒已根於胸中能保其不遇物而發邪曰鄭伯何為而
怒也以子臧而怒也過在子臧而怒在鄭伯吾是以知人
心固相通而無間也子臧之過既可以動鄭伯之怒則子
臧之改獨不可以動鄭伯之喜乎想子臧意方回於睢陽
之野而鄭伯之顏已解於溱洧之濱矣心之相通胡越無
間况父子間邪

釋義冠雞子路好勇冠雄雞冠陵暴孔子後因門人請

為弟子

貂蟬前漢劉向傳云青紫貂蟬芥盈于室

隣笛晉向秀傳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嘹亮追想曩昔稽
生遊晏之好感首而歎作思舊賦

谷鈴楊妃外傳云貴妃既死明皇至斜谷霖雨涉旬道
中聞鈴聲隔山相應釋其聲作雨霖曲以寄恨

○楚滅夔

出處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
之對曰我先生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

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滅夔

評註謂夔子不敢祀祝融與鬻熊禮也楚特假此以

為興兵之端而夔子又以忿戾之辭發之所以取亡

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

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

其邪是故太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姦說是非變其

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於此有木焉柯幹未嘗改也春

氣至則枯者榮衰者盛陳者新悴者澤秋氣至則榮者枯

盛者衰新者陳澤者悴氣也者潛乎柯幹之中而浮乎柯

上文恪
曰開口
使奇恃

幹之外者也惟言亦然温厚之氣加焉凡勁暴粗厲之言

皆變而為温厚忿戾之氣加焉凡易直平恕之言皆變而

為忿戾一言不移而善惡霄壤是孰使之然哉氣可以奪

言而言不可以奪氣也故君子之學治氣而不治言夔子

之對楚問正也其邀楚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

正也夔不祀祝融與鬻熊禮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

祖周公不敢祀公劉非所以為罪也此固先儒之所以論

也然夔子言之則是而言之所出則非治言而不治氣雖

有正禮太義反為忿戾之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反以速禍

豈不甚可惜哉

○臧文仲分曹田

出處傳公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

評註魯曹兄弟之國也晉以私意討曹而分其地魯不能救而文仲反聽重館人之言爭先而取其地是誠何心哉吾恐文仲所喪之多於地邪

利則居後害則居先此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見利

無邪一本

而先謂之貪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害而先謂之義見害而後謂之怯晉文私有討於曹披裂其地諸侯不能救則已矣乃乘其危而共取其利是誠何心哉臧文仲所以遲遲其行者亦忸怩而不安歟異哉重館人之言也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重館之人所謂共其諸異乎聖人之所謂共歟信如是說則狡商庸賈趨利如風雨者皆重館人之所謂共也彼逡巡推揖恥於冒利之君子格以重館人之言皆不共之大者也其說陋甚孰謂臧文仲之賢而反為所動乎昔萬章與石顯善顯免官留物

鍾伯敬曰前曰曰不此皆從良心上喚轉真儒者之論也有一作在

數百萬與章章不受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為石君之禍萬民反當以為福邪魯與曹同出姬姓並列諸侯其恩義信誓之重非若顯章一時之私交也魯坐視曹之剪覆不惟不能辭其地又奔走而趨以曹之禍為魯之福會謂文仲之賢不如一萬章乎使文仲緩轡徐驅以致吾不忍之意雖後諸侯之期不傳尺土以歸吾親親之義固已盡矣今且利競進雖得地之多吾恐文仲之所喪者多於地也前日魯侯之請復衛侯文仲嘗為謀主矣諸侯有患諸侯恤之所以訓

凌季默曰此是文仲頂門下針唐荆川曰先自委曲辨明使人

民也君盜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於是納玉於晉以免衛侯曹衛一體也免衛之難其義既足以動晉辭曹之田其義反不足以動晉乎文仲于衛則割我之所有棄之而不惜於曹則奪彼之所有受之而不疑是非恩衛而離曹也本心易失而利心易昏也吁可畏哉雖然太公之就封道宿行遲逆旅人曰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則萊侯既與之爭營邱矣太公聽逆旅之言其心亦未免趨於利歟非也君子固不以利自浼

不得儀
其後此
東來論
法高處
袁中郎
曰到頭
下究

亦不以利自嫌也。一國之重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吾其可
以避趨利之小嫌，而濡滯逗撓，使為姦寇之所伺乎？故太
公之不可遲，猶文仲之不可速也。然受封分地之事，逆旅
重館之言，同異是非，間不容髮。若之何而辨之？曰在明善。

